

文化自觉与艺术修养

——穆家善的中国画创作

邵大箴

穆家善在海外拼搏10多年,从彷徨、苦闷、寂寞、焦虑到自信,到取得成功,饱尝人生五味。在1991年完成南京艺术学院国画专业研究生学业之前,穆家善做过工人、军人和教师,又经历了“85新潮”和新文人画波涛的洗礼。他在学期间,中国社会中激进文化思潮开始沉寂,复归传统文化的思想显示出崛起的势头。南京是金陵画派的发源地,有深厚的传统文人画渊源。穆家善受明末石涛、梅溪和金陵诸家的影响是明显的。也正是在金陵绘画的传统中,包含着不拘成规、敢于叛逆和创新的基因,这种基因肯定也流淌在穆家善的血液中。

这位在中国受过传统艺术熏陶、在专业上训练有素的画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满怀憧憬和抱负,到美国纽约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到美国闯荡之后,他心中不仅交织着眷恋国画传统的心情与满怀革新的抱负,更为如何使西方人接受中国水墨画而奔波劳碌。出乎他意料的是,对东方艺术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艺术不甚了解的美国社会,在气势如虹的观念性前卫艺术氛围中,水墨画艺术很难有插足的余地。也许正是与传统中国艺术观念、形态迥异的西方前卫艺术,促使穆家善苦苦思索,也迫使他认真研究艺术的本质、原理和功能,研究中西文化和艺术的同与异。他逐渐从不解、愤慨转向冷静地面对现实,

一面梳理和认识西方现代艺术的脉络和走向,一面回过头来深入探究传统中国画文脉,由此增强了他的文化自觉:应该更深地扎根于传统,传承和发扬它的精神与技巧,使之具有现代意识和风采;同时尊重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创造,适当地从中吸收有益的营养,为我所用。颇有意思的是,他到美国之后不久,他的画风逐渐在发生变化。他在国内曾经一度迷恋过的“新文人画”也被抛在脑后,更倾向于从元明清时代的画风中寻求创造的资源。

在理清了思绪之后,穆家善开始从容地进行艺术实践的探索,同时通过讲学、授业、学术交流和作品展览,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自己的艺术创作在国际画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从而扩大了现代中国画的影响。

穆家善采用的是借古开今的方法。古代传统是中国画的根,它浸润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中国文化精神。文人水墨画的写意体系和意象造型,传统山水画对待自然的“游观”方式,由黑白对比和笔墨变化所造成的情致和神韵,是它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实际上,文人水墨的这些特质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审美理念相通的,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包括中国传统绘画语言的影响。只是西方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一味追求求异的思维模式,把反传统和

追求表现、象征和抽象的趋势推向了极端。中国绘画崇尚渐变,不走“突变”“激变”的道路,但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如果我们一味迷恋前人的创造成就,忽视时代的变化和人们新的审美需求,不力求开拓水墨画的新局面,那么水墨画仍然要被时代抛弃。对此,身处美国的穆家善,比在国内安定环境下生活的中国画家感受尤深。可能正是这种“中国传统”与“美国创新”两种思维碰撞所产生的张力,给穆家善以智慧和激情,驱使他在绘画创作上奋力拼搏而有所作为,从而打开了新的局面。

画,不论中西,均有精神与技巧两个层面,只有它们的完美结合,方是真正的艺术。穆家善的中国画创作之所以能受到国际画界的关注,是由于他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有丰厚的艺术修养和开阔视野。他以自己的睿智和悟性运用水墨技巧,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正是科技信息文明社会所缺乏的。他向人们贡献的是不落俗套、有创新锐气和开放气魄的水墨艺术。这一点,对当今画界颇有启发意义:不论我们的作品是服务于国内大众,还是面向世界,艺术家必须具有民族文化的自觉精神,必须十分重视艺术品格的纯正,而归根到底必须要有全面的艺术修养。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穿红衣的塔吉克妇女(水彩) 76×56厘米 2013年 陈坚

蓝色、白色、黑色

——陈坚艺术品评

商萼

有人用“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真”评价傅雷,我觉得陈坚也是这样的人,他的画更是如此。

陈坚出生在大海边,20多年来,却每年都去帕米尔高原写生,一去数月。蔚蓝的大海与洁白的雪山,是他重要的表现对象,当然,还有神秘的黑夜,这构成他所追求的艺术的三个维度:雪山的高度、大海的广度、黑夜的深度。

大海的浩瀚与辽阔,雪山的冷峻与高洁,黑夜的神秘与深邃,让陈坚沉迷不已,这些特质也暗合他自己的性格与性情。

大海暴怒时波涛汹涌,如狂野的莽夫,安静时水平似镜,如温柔的处子,真是“又热烈又恬静”,陈坚性格中的热烈与恬静也许是故乡青岛的大海所赐。他喜欢画大海,风平浪静的海,惊涛骇浪的海,黑夜中沉睡的海,朝霞里苏醒的海……他把自己所有的梦想、野心、困惑、痛苦、喜悦……都倾泻在水彩纸上的大海中。这是蓝色的陈坚,历经沧桑后渴望宁静的陈坚。

雪山如洁白的明珠高悬天边,吸引

着孤傲狂狷的陈坚。他二十年如一日地痴迷于帕米尔高原上那炽热的阳光和洁白的雪山,强烈的高原反应令他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那也遏止不了他亲近雪山的渴望,他称之为精神上的朝圣。他不仅画雪山,还画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很少有艺术家能够如他一般,把塔吉克人塑造得那么血肉丰满、生动传神。一些人笔下唯美的塔吉克女性,只不过是内地艺术家俯瞰、猎奇式的风情画,艺术家与表现对象之间没有什么情感联结。而陈坚被塔吉克人称为“我们塔吉克的儿子”,这个崇拜鹰的民族,接纳并喜欢上了这个来自大海边的男人,不仅仅是因为陈坚雄鹰一般的志向和力量,赢得了塔吉克族人民的尊敬,更重要的是,陈坚用水彩画笔,为这个民族立传,他们的淳朴与高贵,他们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的顽强与坚韧,跃然纸上,直击人心。这是白色的陈坚,他喜欢雪山的圣洁,喜欢塔吉克人的纯净,这也是他心灵的底色,纯粹、干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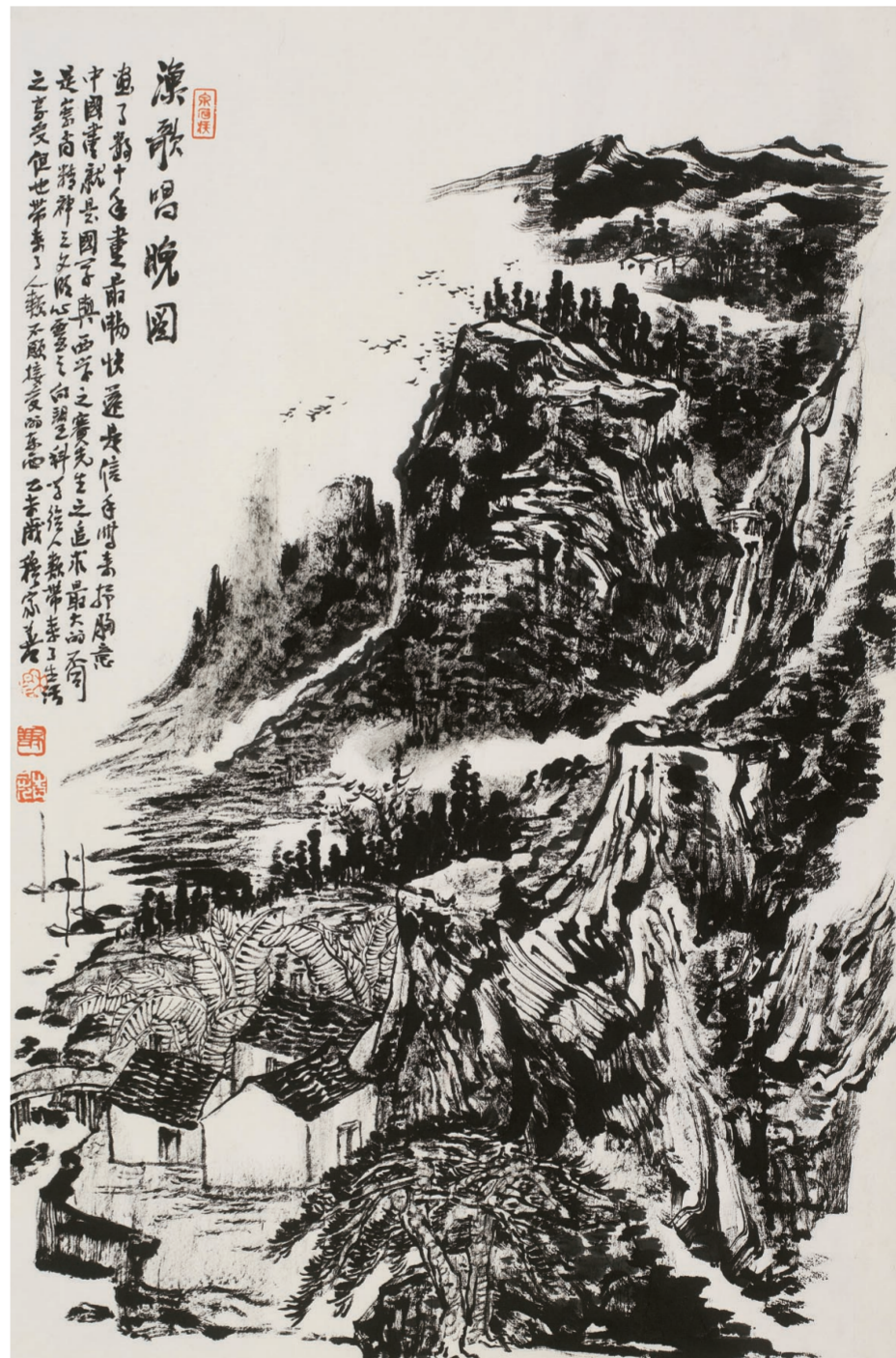
黑夜降临时,陈坚喜欢坐在窗前,凝望夜色,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他

说,黑夜里太多的东西可以让人读解,令人沉思。夜的帷幕垂下,人间的悲喜剧开始上演。黑夜既是遮羞布,又是显影液,真实的人性开始显现。陈坚在黑夜中思考人生和艺术,他用水彩表现黑夜的神秘与深邃之美。他喜欢画夜景中舞蹈着的树,那些树像燃烧着的黑色的火焰,其实是他的自喻。这是黑色的陈坚,凝重的、忧伤的陈坚。

水彩画自传入中国百年以来,一直身处边缘,小画种,能够承载的精神含量一定也有限,是很多人对水彩画的误解。陈坚的水彩画改变了大家对一个画种的认识。2016年9月,他的个展“质朴的精神”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塔吉克人的形象,还有那些大海和雪山,那些烈焰般摇曳着的树木,多么令人震撼!谁再敢说水彩画只适合画小品呢?

陈坚就是用水和彩写诗的人,他的作品如此打动人心,精湛的艺术技法只是浅层次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他丰饶的精神世界和强大的人格力量。多彩的人生,化合成他艺术世界中的蓝、白、黑,不是简化,是萃取,是升华。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渔歌唱晚图(国画) 69×56厘米 2015年 穆家善



青松苍翠映清流(国画) 69×137厘米 2019年 李蝉羽

画为心相 慧由心生

——李蝉羽山水画的创新之源

许钦松

以画观人如相其心,画家的品格、素质和心性修养必然会在其作品中流露无遗。所以倪云林画格冷逸,唐六如如意洒脱,赵孟頫书画皆饶贵气,徐青藤泼墨奔放多奇,董北苑清淡清远,宋徽宗则堂而皇之,皆是因为气质修养的不同所致。观蝉羽之画,素雅高逸,静寂空灵,清新脱俗,如沐瑶池,让人有寻寻觅觅、置身桃源之感。这些大概都得益于画家心静如水、与世无争的境界,这也是文人画千百年传承演绎却始终秉持不变的心境。

平心才能静气,宁静方可致远。蝉羽随我学画两年多,之后专心画画,多年来心无

旁骛、人画相融,似乎创作成为她生活的全部,作品成为她生命的绽放。无论学习之路多么漫长,创作征程多么艰辛,她不屈不挠,道心坚定,笔耕不辍,用一张张宣纸垒起艺术的万丈高台。记得蝉羽刚开始跟我学画时,经常临摹我的作品,乍一看颇有几分神似。我立刻给她泼冷水,用齐白石老先生“学我者生,似我者亡”的道理严肃训诫,鼓励她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从现实中寻找素材,慢慢培养自己的特点。蝉羽没有被吓到,她开始大量临摹古画,大量写生创作,南北兼蓄、古今贯通,一步一步走出了自己的

道路,逐步塑造起自己独特的笔墨风格。她的花样年华没有在风花雪月中追逐,却在攀登的高峰上砥砺。那年3月蝉羽跟我去三清山写生,海拔近2000米,春寒料峭,冰瘃刺骨,她在寒风中一坐就是一整天,中午冷馒头加咸菜充饥,笔下却充满了盎然生机,十几天下来颇有精进。

蝉羽学画的过程,就是她潜心修行的历程。她以心灵的渐修顿悟赋予了作品深邃的灵性和蓬勃的生命力。无论什么时候见到这些作品,就像见到了淡定从容的蝉羽,给人以恬静、给人以自信、给人以智慧。